

应用训诂学

程俊英 梁永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应 用 训 诂 学

程俊英 梁永昌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应 用 训 诂 学

程俊英 梁永昌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0千字

1989年11月第一版 198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本

ISBN 7-5617-0230-2/G·101 定价: 2.20元

目 录

第一章 训诂概说	1
一 训诂名义.....	1
二 训诂起因.....	3
三 训诂内容.....	5
第二章 训诂所需的基本知识	17
一 假借字.....	17
(一) 假借字、假借义、本字、本义的概念.....	17
(二) 假借字的类型.....	18
(三) 关于通假.....	20
二 上古声韵的部类.....	21
(一) 上古声类.....	22
(二) 上古韵部.....	24
三 古音通转.....	31
(一) 通转的概念.....	31
(二) 通转的规律.....	32
四 几种特殊词语.....	38
(一) 叠音词.....	38
(二) 联绵词.....	40
(三) 附加合成词.....	42
(四) 简称.....	44
(五) 译音词.....	46
五 词义引申.....	48

(一)	词义引申的概念	48
(二)	词义引申的类型	48
(三)	研究词义引申的作用	53
六	代语	54
(一)	避重复的代语	55
(二)	求新雅避熟俗的代语	56
(三)	适应格律要求的代语	56
(四)	寓褒贬的代语	57
(五)	避忌讳远嫌疑的代语	57
(六)	明身分的代语	57
七	古书辞例	58
(一)	倒文	59
(二)	省文	60
(三)	复文	62
(四)	变文	63
(五)	连文	65
(六)	互文	67
(七)	对文 散文	70
(八)	统言 析言	71
(九)	急言 缓言	72
(十)	大名冠小名	74
第三章	训诂方法(一): 以形求义	79
一	以形求义根据	79
二	以形求义的适用范围	80
三	以形求义方法的运用	85
第四章	训诂方法(二): 因声求义	92
一	因声求义的重要性	92
二	因声求义的根据: “义存乎声” 和 “声近义通”	93
三	因声求义的材料	98

(一) 形声字.....	99
(二) 韵文.....	102
(三) 读若.....	104
(四) 异文.....	105
四 因声求义的作用.....	106
(一) 依音破字.....	106
(二) 推求语源 系联同源词.....	111
(三) 通转语.....	115
(四) 探求名物来源.....	119
(五) 会通一词多形.....	120
五 运用因声求义方法须注意的问题.....	121
第五章 训诂方法(三): 比较互证	127
一 比较互证法概述.....	127
二 比较互证的资料.....	132
(一) 意义相关的上下文.....	132
(二) 方言俗语.....	135
(三) 版本和引书的异文.....	138
(四) 古人名字.....	141
(五) 结构相类、内容相近的文句.....	143
(六) 甲骨文金文.....	145
第六章 训诂方法(四): 目验和统计	149
一 目验.....	149
二 统计.....	154
第七章 释义方式与术语	160
一 释义方式.....	160
(一) 同义为训.....	160
(二) 描述和下定义.....	164
(三) 推因.....	166
(四) 引书为训.....	169

二 释义术语	170
(一) 者 也	170
(二) 曰 为 谓之	172
(三) 谓	173
(四) 言	174
(五) 犹	176
(六) 貌	177
(七) 状 意	178
(八) 属	178
(九) 之属	179
(十) 所以	179
(十一) 或曰 一曰	180
(十二) 之言 之为言	180
(十三) 读为 读曰 读如 读若	181
第八章 训诂应用(一): 古书阅读	185
一 识古字、明假借	185
二 辨析词语	189
(一) 区分词与非词	189
(二) 分辨虚词与实词	190
(三) 辨虚数与实数	191
三 辨歧义	193
(一) 由于结构不同而产生歧义	193
(二) 由于语义不同而产生结构分歧	195
(三) 由于多义成分而产生歧义	196
四 考典故	197
(一) 古书用典概况	197
(二) 典故的考释	201
五 考释名物	204
(一) 异名同实	205

(二) 同名异实·····	207
(三) 共名和专名的互相转化·····	209
六 辨避讳·····	211
(一) 古书避讳概况·····	211
(二) 通过讳改字考求原字·····	213
第九章 训诂应用(二): 古籍整理与辞书编写 ·····	216
一 标点·····	216
(一) 语意句读和音节句读·····	217
(二) 标点易误举例·····	218
二 校勘·····	226
(一) 古籍错误的类型·····	227
(二) 训诂在校勘中的应用·····	229
三 作注·····	237
(一) 古书注解的必要性·····	237
(二) 准确地利用旧注·····	239
(三) 释义要掌握几个原则·····	246
四 辞书编写·····	253
(一)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254
(二) 词目建立·····	256
(三) 释义·····	257
(四) 举例·····	263

第一章 训诂概说

一 训诂名义

要了解什么是训诂，先要明白“训”字和“诂”字的意义。《说文解字·言部》：“训，说教也。”段玉裁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说释就是解释。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音义》于“释诂第一”下引吕忱《字林》：“诂，故言也。”又引张揖《杂字》：“诂者，古今之异语也。”可见“诂”是古语，特别指与今语不同的古语，即所谓“古今之异语”。“诂”又可以写作“故”，《说文解字·言部》“诂”字下段玉裁注：“汉人传注多称‘故’者，‘故’即‘诂’也。”

训诂二字，可以分言，也可以连用。当分言单用的时候，“散言无别”，二字同义，有时“对言有异”，“训”和“诂”作为释义体制又有差别，所以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毛诗故训传名义考》说：“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训”“诂”连用时，往往是同义联合，其所指并无区别，如《汉书·扬雄传》说：“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训”“诂”同义。“训”“诂”同义连用时，字序是不固定的，“训诂”可以说成“诂训”，如郭璞《尔雅序》：“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旨归。”“训”“诂”连用时，也有二字不同义的情况，“训”用作动词，而“诂”用作名词，构成支配式词语，段玉裁在《说文解字·言部》“诂”字下注云：“训诂者，顺释其故言也”，就是这样理解的。

总之，“训诂”、“诂训”、“训故”、“故训”，都是指典籍中古代语言的解释。后来范围扩大，就不限于解释古语了。郭璞在《尔雅·释诂》“初，始也”条加注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

语”，则解释方言也在训诂范围。再推广开来，古语、方言以外的其他词语的解释也属于训诂领域，所以孔颖达在《毛诗诂训传第一》疏中说：“训诂者，通古今之异词，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而黄侃也说：“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①。”

出现了以语言解释语言的训诂之后，也就出现了以训诂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也就是训诂学。训诂学作为一门学科，如果从性质、范围、任务诸方面，给它一个精确的界说，很不容易。现代不少训诂学家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发表过不尽相同的意见。王力先生说：“若依语言学的眼光看来，语言学也可以分为三个部门：第一是语音之学；第二是语法之学；第三是语义之学。这样，我们所谓语义学(semantics)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②。”张世禄先生对于训诂学性质的看法又和王力先生不同，他说：“依据过去中国训诂学的性质看来，与其说它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中国训诂学过去并非纯粹属于字义的理论研究，而是大部分偏于实用的研究，实际上，可以认为是读书识字或辨认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所以，它和‘意义学’(semantics)的性质不同③。”陆宗达先生在说明训诂学研究范围时说：训诂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训诂学是包含在古代注释和训诂专书中的文献语言学的总称，“它的研究范围还不甚明确，在内部，包括后来的文字、语言、词汇、语法、修辞等，彼此并无分工，在外部，与文献、校勘等学也未能划清界限”。狭义训诂学则是“与文字学、音韵学互相并列的以研究语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独立的门类④。”洪诚先生在谈到训诂学的任务时说：“(训诂学的)任务应该决定于它的对象，它的对象虽不限于古代汉语，但实际的主要对象是古代书面语。因此它的内容应该是：分析古代书面语言的具体情况，批判地继承前人经验，提出训诂的原则与方法，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词义、语法学，以求正确解释语言⑤。”学者们的这些论述，对于理解训诂学的性质、范围，给我们很多启发。首先，训诂的任务在于解释语言，消除古代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障碍，以求正确理解文献的思想

内容。因此，训诂学可以说是汉语语言学科中具有实用工具性的学科。它总结前人注释经验，提出探求和解释语义的方式方法，研究训诂的原则和规律，都为了指导训诂实践，以及与此相关的古书阅读、古文教学、古籍整理、字典词典编纂等工作。其次，训诂学以正确解释文献语言为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需吸取并且运用文字、音韵、语法、修辞、词汇，甚至校勘、版本目录等学科的有关知识，因此，这门学科又具有综合的特征。

二 训诂起因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①。”训诂这门学术的兴起和发展，与社会需要是密切相关的。社会需要对不能为一般人所周晓的语言文字进行解释，训诂也就因此而产生。同是一国的语言文字，为什么需要解释呢？这个问题，前人曾多所论述。戴震《尔雅文字考序》说：“土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陈澧《东塾读书记》说得更明确：“盖时有古今，犹地之有东西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同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戴、陈都认为时地相远，言语不同，需要翻译、训诂来“通之”。孙诒让在《尚书骈枝序》里又提到常语、雅辞的差别：“常语恒畸于质，期于辞约旨明而已。雅辞则诡名奥谊，必式古训，而称先民。”雅辞的“诡名奥谊”比起常语的“辞约旨明”当然更需要解释。近代学者刘师培在《中国文学教科书·周代训诂学释例》一文中对训诂之学起因作了总结性的阐述：“三代以前，以字音表字义，无俟训诂。然言语之变迁，略有数端。有随时代而殊者，如《尔雅》‘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孟子》‘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是也。同一事物而历代之称谓各殊，则生于后世，必有不能识

古义者,若欲通古言,必须以今语释古语。同一名义而四方之称各殊,则生于此地必有不能识彼地之言者,若欲通方言,必须以雅言证方言。且语言既与文字分离,凡通俗之文,必与文言之文有别,则书籍所用之文,又必以通俗之文解之。综此三故,而训诂之学以兴。”总之,时代有古今,地方有南北,文辞有雅俗,这些差别造成了语言文字的差别。语文既有差别,交际就会出现隔阂,就需要疏通,训诂由此而兴起。

时代不同,语言有差异而需要解释的,如上引刘师培文中提到夏商周三代学校名称不同,所以孟子加以解释。这是时代不同出现异名而同实的语言现象。时代不同,又会出现同名而异实的情况,如“颜”较早时代是指“眉目之间”(见《说文》),后来指颜色。

方言不同,交际阻隔,需要疏通,《尹文子·大道下》记载一个故事,正说明这个问题:“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周人怀璞谓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这是同名而异实的情况。方言差别,也有同实而异名的。扬雄《方言》一,“娥、嫫,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嫫,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媼,或谓之姁。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姘。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各地方言对“好”就有这许多不同的称说。

俗语、雅言间有差别,需要解释,表现在很多方面,孙诒让说常语“辞约旨明”而雅辞“诡名奥谊”,不过是一端。雅言较之俗语还多用反映典章制度文化知识的专门术语,多用修辞代语,多用特殊的表达方式。这些无疑也是造成一般人理解困难的原因。周秦典籍本文中之训诂,不少是对一些特殊词语进行解释的。如《论语·季氏》:“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特定的场合有特定的称谓,掌握它实际上是掌握礼仪知识。《仪礼·聘礼》:“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这里解释的“斛”“簋”“秉”,都是度量衡制度的专名。《周礼·冬官·画绘》:“青与赤谓之文,赤与

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所释词语涉及一代服饰制度。这些都不是“百姓日称”，“妇孺闻而辄晓”的常言俗语，而是属于文言雅辞范围的。有些文言雅辞原只适应特殊交际场合，对于普通人来说，当然需要解释。

语言有古今、方俗、俚雅的不同，这种差异也会反映到记录语言的文字上来。有因语音变化而产生文字之异形，有因语义转移而产生文字之别体，又有因用字通假造成了同词而异字的现象，同时文字系统本身也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不断改变形体结构。从古到今，汉字字体岐异的现象不断发生。综合这些原因，古籍中的文字，出现了古字今字、正字俗字、繁体字简体字、本字假借字等等的差别，这些差别往往造成读书识字的困难，需要训诂消除障碍。

三 训诂内容

综观前代典籍注释、字书辞书、训诂专著，其诠释意义涉及语言内部、语言外部诸方面，范围非常广泛，内容包罗万象，十分丰富。现举内容之大端，分述如下。

（一） 辨明文字异形

文字异形，包括同字而形体不同，以及相同的词用不同的文字，需要训诂家把不同形体的字和同词异字加以会通，说明某字即某字。如《尔雅·释诂》：“于，於也。”郝懿行义疏：“於与于同，亦语词也。《诗》《书》俱古文作于，经典假借作於。於本古文乌字。”段玉裁《说文》“于”字注：“《释诂》《毛传》皆曰：‘于，於也。’凡《诗》《书》用于字，凡《论语》用於字，盖于於二字，在周时为古今字，故《释诂》《毛传》以今字释古字也。”《礼记·曲礼下》“予一人”郑玄注：“予余古今字。”又“左右攘辟”郑玄注：“攘古让字。”《广雅·释诂》：“予，与也①。”王念孙疏证：“案《尔雅》云‘辅，侑也’、‘嗟，嗟也’、‘迺，乃也’，《广雅》云‘壹，弋也’、‘焞，燕也’、‘煖，煖也’，若斯

之类，皆同声而并见，盖古今异字，必以此释彼而其义始明。予之训与，亦犹是也。”可见《尔雅》、《毛传》、郑注、《广雅》这些训诂著作中常有词同而形体不同的字以此释彼的情况。

李善注《文选》也常以辨明古今字、异体字、通借字、同用字来代替词义的说解。如：“财与纛同”，“弥与弭古字通”，“朝、晁古字同也”，“亶，古但字”（以上见《文选·羽猎赋》注）；“醢与醢，醢与夔音义同”，“闾与鏐，鞞与鞞古字通”，“踰字与踰同”，“騾、羸同”（以上见《文选·上林赋》注）。由以上两种注解的例子可知，训诂家大都关注同词异字问题，把它作为训诂内容之一。

（二）解释词义

要正确理解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首先必须把最小表义单位的词弄懂。黄侃说：“积字成句，一字之义果明，则数字之义亦必无不明^⑧。”解释词义必然成为训诂的重要内容。古代的字书词书，都是以词为释义单位的。典籍的注解，很多是以释词为主的。《诗·邶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阳以雨”毛传：“东风谓之谷风。”《尔雅·释天》：“南风谓之凯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东南西北风都有不同的称呼，《尔雅》《毛传》的训诂把这些异名沟通起来，使无隔阂，人们才能正确理解《诗》中“习习谷风”、“凯风自南”、“泰风有隧”等句子。又如《诗·周南·采芣》“采采芣苢”毛传：“芣苢，马舄；马舄，车前也。”孔颖达疏引陆机曰：“马舄，今药中车前子是也”。毛传孔疏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对于车前子的不同称呼沟通起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理解起来也就不困难了。

词有本义，又有由本义派生出来的引申义，语言里的词有很多是多义的。词的多义性常常使人发生以此义解彼义的失误。消除词义障碍，有时需要解释本义，有时又需要解释引申义。如常用词“元”，阮元的《经籍纂诂》就收有多种不同的训诂：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狄人归其元，面如生。”杜预注：“元，首。”

《尚书大传》：“元祀代泰山。”注：“元，始也。”

《书·大禹谟》：“汝终陟元后。”孔传：“元，大也。”

《礼记·王制》：“天子之元士。”郑玄注：“元，善也。”“元”的本义是“首(头)”，其他“大也”、“始也”、“善也”，都是由本义“首”派生出来的引申义。

词有稳定的、普遍的、对于所有说该语言的人都是共同的意义，又有在个别的特殊的应用场合临时具有的意义^⑥。后者是造成语言隔阂的因素之一，因此历来为训诂家所关注。典籍传注中，常见指明特殊意义的注解。如：

《楚辞·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

“美人”这个词的稳定、普遍意义并不是指人君，王逸注以为“谓楚怀王”，只是说在《离骚》这一句、这一特殊场合，屈原以“美人”喻人君楚怀王。随文释义的注释，指出词的特殊含义，对于正确理解文意很有帮助，因此成为训诂的重要内容。

(三) 串讲文意

从汉代开始，训诂家在注释时，往往在解释个别字词的基础上串讲文句大意，指出主旨所在。《毛传》已经如此。如：

《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

毛传先训释“窈窕”“淑”“逑”的词义，然后又贯串起来讲这两句的大意，用“言”字标出。也有不释单词意义，只讲句意的，如：

《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毛传：“妇人夫不在，无容饰。”

也有说明一章一段的意旨的，如：

《诗·小雅·采薇》第六章郑玄笺：“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将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时，极言其苦以说之。”

古人把从整篇中分析章和句、并以解说句意和章旨为务的注释体裁称为“章句”。汉代流传至今以“章句”为名的注释书，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和王逸的《楚辞章句》。现举《楚辞章句》一例，以示其内容。

《楚辞·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王逸章句：“纫，索也。兰，香草也，秋而芳。佩，饰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洁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觿，能决疑者佩玦，故孔子无所不佩也。言己修身清洁，乃取江离辟芷，以为衣被；纫索秋兰，以为佩饰。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解释了个别的词，又介绍古代“佩饰”的用意，还串讲了“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两句的大意，最后点出“博采众善，以自约束”是作者立言之意旨。经过这样解释和申说，才能使读者把文意了解得深透。

（四） 分析语法

字词意义的理解，有时必须根据字词在辞句组织上的功用，根据字词彼此间的连接配置和上下文的关系来判断；句意的理解，尤须明确组词成句的规则。所以训诂家在解释语义时，需要分析语法现象。古代训诂著作和古书注释中分析语法，已经涉及词法句法诸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关于虚词、实词的区分，以及虚词用法的说明。如：

《诗·郑风·山有扶苏》：“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毛传：“且，辞也。”孔颖达疏：“下得以‘狡童’为昭公（今按：本篇下文有‘乃见狡童’句，孔氏故云），则此亦谓昭公也。‘狡’‘童’皆以为义，嫌‘且’亦为义，故云‘且，辞’。”

毛传所谓“辞”，大致相当今天我们所说的虚词，这里指明“且”是虚词，不能象下文的“狡童”那样以实义去理解。孔疏则进一步说明区分虚、实对于理解语言的必要，同时提出区分的标准是“为义”、“不为义”。

《诗·周南·关雎》郑玄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孔颖达疏：“男过爱女，谓淫女色；女过求宠，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谓后妃不淫己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孔疏说明郑笺的“其”在这里是指代后妃自身的（不是指代君子的）。

从训诂方面研究虚词，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是出现较早的专著。明清以来，这样的专著就更多了，如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

注释书中又往往对词序、句子结构等句法问题加以辨析。如：

《诗·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毛传：“中谷，谷中也。”孔颖达疏：“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语皆然，诗文多此类也。”

《诗·大雅·嵩高》：“申伯还南，谢于诚归。”郑玄笺：“谢于诚归，诚归于谢。”孔颖达疏：“言谢于诚归，正是诚心归于谢国。古人之语多倒，故申明之。”

毛传、郑笺、孔疏都指出被释句子与今语比较是倒序句式。

《诗·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郑玄笺：“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谓蟋蟀也。”孔颖达疏：“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床下非虫所当入，故以虫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

郑笺孔疏都说明“七月”“八月”“九月”各句的主语（蟋蟀）蒙下“十月”句而省略。孔疏还指明各句有的省略成分，有的不省，分析了不省略在表达上的原因。

《诗·大雅·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太祖。”毛传：“王命南仲于太祖。”孔颖达疏：“于太祖之庙命南仲也。”

毛传孔疏都增加一介词“于”来解释这两句诗，揭示出诗句的语法结构关系：形式上是两句，其实只是一个简单句，“卿士南仲”是“命”的宾语，“太祖”指“太祖之庙”，是处所补语。

传注还常说明一些词法上的特殊现象，如：

《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何休